

烽火浣笏



封面设计：何 焰 温秀生
插图：何 焰 温秀生
马晶洁 张继鹏
么玉明

目 录

小 说

父子俩	田永元 (1)
国境站长	辛汝忠 李成才 (14)
争	张德楨 (28)
美酒鲜花	辛汝忠 李成才 (36)
波折	李国文 (48)
家	吴汝松 (66)
彤彤	王慧芹 田永元 (71)
紧急任务	赵宇共 (83)
到前沿来的孩子	高树彦 (92)
三月三	吴汝松 王慧芹 (97)
友谊	李霁宇 (118)

报告文学 散文

“半条命”赞歌	田永元 (127)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李培经 王彦升 (138)
火线指挥	辛汝忠 李成才 王彦升 (147)
勇敢的铁道卫士	鲍振川 (160)
苹果之歌	莫 伸 希 宁 科 烈 (167)
凭祥人的性格	李国文 (179)
河口夜灯	鲍振川 (189)
铁的道路铁的人	鲍振川 (193)
南疆的山	赵宇共 (199)
界河上的歌	汤世杰 (204)

母亲的心	李科烈 (212)
火	高树彦 (219)

诗

南疆诗草 (六首)	汤世杰 (227)
写在边境铁道线上 (五首)	袁明云 (237)
钢铁的屏障 (五首)	蔡宗周 (244)
南溪河的浪花 (五首)	李霁宇 (252)
通往前沿的钢铁大道 (三首)	应凤鸣 (259)
边塞汽笛 (五首)	李瑞明 (263)
铁道情深 (五首)	田永元 (275)
飞奔的车轮 (三首)	张良火 (285)
编后记	(290)

父子俩

田永元

一

出车前去运转室报到，是有点严肃味道的，尤其是一个机班的三人走到值班员面前，听他郑重地将一路情况和预想说明后，还格外认真负责地叮嘱几句：“行车时要全神贯注，注意安全！”这时，即使平常再爱开玩笑的司机，也会严肃地双手接过由值班员签注的手帐，庄重地点点头。周围归来的机车乘务员或等待出勤的机车乘务员都安静下来，向接乘的司机投以信赖的目光。

眼下，中越边境的火药味已经很浓、很浓了，在南溪河畔机务段的运转室里，这种严肃的气氛越发地强烈了。由于战事一紧，平时都不太富裕的车头和人手，现在越发地紧张了。这里所有的储备机车都已点火运用，半夜，又一列军运的任务就落在了新复活的前进号机车身上。司机和副司机、司炉都是临时凑的。司机是指导司机鲁东浩争着补上的，可巧，司炉是鲁江，刚入段不久的中专生，爷俩儿凑到了一个车上。若是这事碰到别人身上，准要被人逗上几句，可是鲁东浩是指导司机，是管十几台车的头头，平时总爱绷着脸，从来不愿开玩笑，加之眼下这样的气氛，谁还有这个心思。

鲁东浩早早就来了，他坐在运转室拐角的一个长条凳上，习惯地用一只手甩开左上衣兜的怀表看看钟点。眼下是二十一点一刻，早哩，离军列开车时间还有两个半钟头。这时，退勤的先锋号司机王大车，背着杆半自动步枪闯了进

来。他一看鲁东浩坐在那里，立刻拉开了宏钟般的大嗓门：

“这群王八羔子，疯的眼睛都红了，靠边境的那段刚过，对岸的机枪就给我们车穿了三个窟窿。”说着他捧过一大碗水，咕嘟嘟地喝了下去，用大手那么一抹：“鲁指导，我这趟回来拽的是空棚，没啥油水，你这趟怕更要吃紧咯。”

鲁东浩点点头，两道眉毛紧皱了一下。听到外面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他的心为之一动，习惯地掏出怀表，二十一点三刻，嗯，儿子早出勤半个钟头。他将表放回兜里，很满意地等待着他进来。果然，进来的是他儿子，一身板整整的油包洗得发了白，屁股后面别了条毛巾，挺标准的机车乘务员打扮。小伙子长的很象他爸爸，阔脸盘，卧蚕似的眉毛下长着对大眼睛，显得精明、伶俐，他刚走到值班员老李身旁，老李就笑了：“《三国演义》里有出二将争功的戏，这回咱们段也有出爷俩争功的戏啦！”

小鲁这才注意到，他爸爸闭着个嘴巴，坐在拐角的长条凳上。他愣了一下：“爸，你也要出乘？”

“嗯！”鲁东浩点点头。

“我刚从家里回来……”

“哦！”值班员老李这才恍然大悟，猛地想起一件事，冲鲁东浩说：“运转王主任临添乘前给我扔下一句话，让你明天务必回家一趟看看。咳，人手一紧，我差点把这事丢到后脑勺。”

鲁东浩没搭值班员老李的话茬，转过头来问儿子：“你妈的病咋样了？”

“在医院哪！”小鲁瞅着爸爸，还要再说下去，鲁东浩站了起来一摆手：“在医院还有啥说的，我回去还不是挡碍的事儿。老李，俺爷俩儿先走一步，新复活的车，活计不会少的。”说着就示意儿子开拔。临出门又嘱咐老李一句话：

“副司机小李来时，让他把发下的两杆半自动背上，别忘了。”

老李挠挠头，望着鲁东浩的背影：“咳！这个吐唾沫成钉的家伙！”

小鲁噘着个嘴巴，忽搭忽搭一个劲儿往前奔，灯光下，道旁的芭蕉树拖着长长的身影，注视着这出乘的一老一少。小鲁狠狠心，他绝不开头一腔，看爸爸和我怎么说。鲁东浩走出机务段道口拐弯处，咳嗽了一声：“你妈，在医院啥样？”

“明天要动手术，让你回去签字。”

“唔！”鲁东浩倒吸了一口凉气：“让你回去干什么的？”

“人家非要你签嘛，他们是往最坏处想。”儿子说出这话，触动了心里的疼处，声音有些打颤了。

“窝囊！”鲁东浩声音不大，但语气很重的说出了这句不满意时的口头禅，目光在儿子的脸上一扫，猛地，路灯下他看到儿子的脸色苍白，眼圈红了，他有些后悔，不由轻轻叹了一口气，终于，缓和了口气：“你妈她说什么？”

一串串泪珠子，从儿子的眼眶中涌了出来。他抽抽噎噎地说：“我妈说，你眼下太忙了，万一有个好歹，不怪你。让你跟车多注意安全，听说好几台车都遭到越寇伏击了。还让你注意风湿的膀子。妈妈还说，她病怎样，你心里有个底数……”

鲁东浩一阵心热，鼻子一酸，只觉得泪珠儿直在眼圈里打转转，他深深地被老伴的话感动了。俗话说两口子越老越知疼，越知爱，这话不假，可是，鲁东浩是个铁汉子，又是在自己儿子面前，这场合他不能……于是强忍住自己的感情，一滴泪珠儿顺着他的鼻翅流进了嘴里，硬是咽进了肚子

里：“还说些啥？”

“妈妈说等你回来再做手术，怕能更好些，她能捱。”

小鲁想到妈妈那瘦弱的身体和痛苦的神情，心里更不是个滋味了。

“甭难过，我心里有数咯，别忘了你妈的病是怎样病得厉害的就行得！”鲁东浩这话似乎在儿子的心中起了作用。小鲁点点头，擦干了眼泪。鲁东浩的心中很不平静，一想到老伴病情加重的原因，他只觉得火直往胸膛窜，一把检点锤在手中攥得沙沙响。

鲁东浩的家住在中越边境的一座县城里，和越南不过一江之隔。老伴是本地人，有个妹妹嫁给了越南的一个华侨。多少年来两家常常走动或通信来往，自从去年春季越南当局大批驱逐华侨，老伴就担心，怕自己妹妹的家也难逃脱。老伴过去就有心脏病，一听到这消息，心思就加重了，非要到南溪河畔看个究竟，因为大批华侨是从对岸被赶下河过来的。鲁东浩压根就不同意老伴去看，河边那景象实在太惨，儿哭娘叫的，怕她受刺激。俗话说，亲姊热妹，老伴惦记着自己的妹妹，怕万一被驱赶咋办，碰上了也好有个安慰、照应，鲁东浩经常不在家，这事儿也没法拦。真是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老伴倚靠在南溪河畔的一棵棕榈树干上，远远的看见对岸开来几辆大汽车，押着满满的几车华侨。来到岸边，翻斗车象卸货一样，将车上的大人、小孩一古脑儿扔到了河滩，然后就向河里赶。一时间大人抱着小孩，小的搀着老的，稍大的孩子牵着爸爸妈妈的衣襟，哭声连天地往中国这一边儿游。河面虽然不宽，但是水流挺急，东浩老伴一眼看见，河当腰一个四十左右的男子，怀里抱着个五、六岁的孩子，在一边儿伸出手让人扶着的，正是她妹妹。老伴慌了，向河里叫喊着，水中的妹妹也看到了她，挣扎着、答应着。

突然上头飞卷过来的激浪漩涡，将她妹妹裹了进去，就再也上不来了。老伴急了，喊人抢救，这边儿的人立刻划船去找。晚了，打捞上来的人已经让水呛死了。东浩老伴心如刀绞，还未扑到妹妹身边儿，就觉得两眼一黑，昏厥过去，不明白事儿了。从此，她心脏病加重了，一想到妹妹的死，孩子呼喊妈妈的惨景，她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最近又不得不住了医院，而且需要手术。按照制度，尤其是象老伴这样的病，动手术是必须有亲人在场签字的。鲁东浩常年在段住独身，整天里围着机车转，眼下又是这样节骨眼儿的时候，他怎么能脱身啊。所以，他才打发自己的儿子回去了。

鲁江，是他的独生子，从表面上看，鲁东浩对孩子好象没啥感情。其实，他是个内在感情很深沉的人。他把对儿子的爱，深深地埋在心中，轻易是不愿表白的。他怕儿少自来娇，就这么一个，掌上的明珠儿宠坏了，可就不好办了。

去年夏天，鲁江从铁路运输学校毕业，按领导的意思，先分配他离家近的折返段，暂时打个日勤什么的，先不要急着上车。一个重要原因就因为他母亲有病，父亲又常年在段里绑着个身子，这样可以顺便照顾一下家嘛！可是，鲁东浩不干，非要儿子早上车不可。他知道眼下人手紧的蝎虎，常常支不开套。鲁江似乎比爸爸多了一层心眼儿，先不愿跑车，他从领导那里多少透了点信儿，说是今年不出上半年，这边界一带的线路运输都要换内燃机车。眼下他着什么急，要是先到折返段，既可以照顾一下母亲的病，又可以干点轻巧活儿，起码可以多穿几天干净衣服。没看驾驶蒸汽机车，跑一趟烟熏火燎的；再说，爬几个千分之二十八的大坡道，哼，不付一身汗水机车给你爬，那才怪哩。鲁东浩摸清了儿子的心思，火啦：“嗨，你这小算盘拨弄的比我这大轱辘都

快呀，不过嘛，对不起，你翅膀还没长硬实，先得冒冒汗再说。”就这样，鲁江硬是捏着鼻子当了司炉，没练习几天，眼下一缺人，就单独作业了。

通通通，身后老远就传来一阵脚步声，鲁东浩知道副司机李林追上来了。他加紧了脚步，不愿再让儿子开口谈家庭的事儿，直向停车场扑去。

二

新复活的机车的确活儿不少，鲁东浩是个老开车的，他的发车准备工作，向来是一丝都不含糊的。此刻，他一手拿着锤子，一手拿着个搬子，关键处所的螺丝，大都在他的搬子下紧固了一遍。没多会儿工夫，汗珠儿已沁满他的前额了。鲁江一边儿干着活，一边儿不时用一只眼睛瞄着爸爸的去处，这个小伙计和鲁大车搭配得的确不赖。临到收尾了，鲁东浩下了地沟，只见李林和儿子正趴在煤水车和机车的衔接处，紧着中间缓冲器的大螺丝。这是个关键的活儿，这一带线路曲线多，坡道大，中间缓冲器性能要始终保持良好。为了绞紧螺丝，儿子把放水阀套杆的一头，插在了大搬子上，一只脚蹬住车梯，正嗯、嗯、嗯地使劲紧呢，鲁东浩很满意，还好，总算有几分眼力架。

他登上机车试了几把闸，脑子里把一路可能遇到的情况，习惯地转了个个。看着李林把两枝半自动步枪压上了子弹，挂在了后面的挂钩上，儿子捅开了炉火，他发了话：“关键时刻一定要沉住气。可别忘了咱们肩头的责任，平常咱不说为祖国争光吗？这机会可不能错过。”说完他又瞅了两人一眼，充满感情地说：“如果万一我有了什么意外，鲁江要配合李林，一定要到目的地，懂吗？”鲁东浩的话不多，讲

得挺实在，两个人认真地点点头，都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夜半的车站，显得挺宁静。四周的大山在车站明亮的灯光下，映出深深的轮廓，越发显得庄严肃穆。山脚下的南溪河水发着嘭嘭的撞击岩石的声响，和机车风泵的咚咚声，交融在一起，扣人心弦，增添着出征前的严肃气氛。当一列前沿开出的车进站后，眼前的出发信号灯忽闪一下，变成了绿色。鲁东浩整整衣襟，拽开汽门，列车象深山里一声长啸的巨蟒，驶向了茫茫的夜幕中。

刚出站不远，千分之二十八的大坡道遥遥在望。鲁东浩瞅了一眼正在挥锹的儿子，一下子将汽门拽到了头。鲁江有些紧张了，踩开了炉门，啪啪，一连几锹都碰在了炉门外，煤炭洒了一地，汗珠儿顺着脸颊流了下来。鲁东浩瞅着儿子那个紧张劲，有点心疼，是呀，我脸子大概绷的太紧了。于是，他松弛了口气：“慌什么？炉门又不咬人，稳住架嘛。哈，和我抗美援朝那时才跑车一个样！”

鲁江憨厚地瞅着爸爸笑了笑，抹了把汗水，果然，锹在手中稳当了。忽闪、忽闪的炉火映着三张红彤彤的脸庞。机车倔强地往前闯着，把一座座山峰甩到了身后，副司机李林兴奋了：“鲁大车，我看你一跑上车，骨头节都活动开了，真是不减当年勇嘛！”

鲁东浩笑了：“那时我就大江这么个岁数，是副司机，有一次拉军列，正巧遇上了敌机俯冲，司机当场就倒下了。一颗颗炮弹在列车四周爆炸，要炸上列车可就坏事了。好在前面有隧道，我一下子扑了上去，用尽全力拽开了汽门，列车刚在隧道里停稳，外面的铁道就被炸飞了，真好险那。气得敌机在外面直嗡嗡，没办法！”

鲁江和李林孩子般咧开嘴笑了。鲁东浩打开了话匣子，说的两嘴干巴巴的，这才想起摸衣兜，糟糕，烟口袋没揣

来！鲁江眼尖，就势从兜里掏出颗烟卷，插到了爸爸的嘴里，嚓，点着了火。鲁东浩给了儿子一个满意的眼神儿，又矜持地唤了一句：“前方信号？”

“黄黄，侧线停车！”进站信号呈两个黄灯，两个人几乎同声喊了起来。

鲁东浩关了汽门，拉开水泵，水泵连着打了几下空枪。他长长吁了口气，还好，停车的绿城堡站是一路唯一的补水站。远处已隐隐听到时断时续的枪炮声，看来快过边境的“炮火封锁线”了。

火车刚停下来，站长就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刚才越寇的几发炮弹落在了车站，水鹤被炸坏啦，暂时上不了水。”

啊！鲁东浩一怔，真是卡脖子的时候，它又叫上劲了。他急忙跳下机车，果然，水鹤已被炸得七歪八扭，有一条货物线也扭了麻花。十几个工人正在抢修。他赶忙从上衣兜里甩出怀表，时间已是下夜一点一刻。他习惯地巡视了一下四周，前方的天际不时闪现着零星的炮火。站长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看到鲁东浩两道眉毛拧到了一起，忙安慰他说：

“我们已派人去附近县城求援了，准备连夜弄来一台农用抽水机，解决上水问题。”

鲁东浩两道眉毛微微一动：“需要多长时间？”

“快，来回六十里路，两个多钟头吧！”

鲁东浩摇摇头：“打仗之时，分秒必争，在这停两个多钟点，简直胡闹！”山脚下哗哗奔腾的南溪河水不由使他为之一振：“站长，有水桶吗？”

站长听扭了劲：“大车，你渴？”

鲁东浩笑了：“不是我渴，是机车渴。”

“唔，能凑它几对。”

“成，给我们找三对来。”鲁东浩有些兴奋了。

站长惊异了：“怎？往上挑？”

鲁东浩点点头。站长赶忙走回屋里取桶去了。

鲁江一听爸爸要挑水，急了：“爸，你别挑！风湿的膀子天天拔火罐还犯病呢。”

鲁东浩生了气，冲着儿子：“窝囊！”说着，先挑起一付水桶下了河沿。站长感动了，组织了抢修线路的人，提水桶的提水桶，端脸盆的端脸盆，一时间人声鼎沸，情绪高昂，小站里显得十分有生气。可是人手已多，大家都挤在水柜旁，等着水柜上的一个人，用绳子一桶桶往上拎，速度太慢了。鲁东浩看到这种情况挺着急；他估摸着，这些人若组织好了，用站停二十五分钟上完水，满有把握。这时他忽然想到，当年抗美援朝搞运输，水鹤炸坏了都是这么上水，不过水柜和地面用木板搭着跳板，上下快得很。想到这里，他很快从站里找来几块木板和竹杆，居然搭起了一个斜梯。他挑着两桶水，第一个往上踏，还没等上去，风湿的膀子不听使唤，直往下坠，脚一滑，踏了空，一跟头栽了下来，两桶水哗哗地一古脑儿甩到了他的身上。人们一下子乱了，围上前来，鲁江赶忙上前抱住爸爸。鲁东浩摔得脑袋嗡嗡打旋，衣服湿淋淋的，身上火辣辣的。他挣扎地站起来，甩开鲁江的手，有点生气了：“窝囊，让苍蝇蹬了一脚，也大惊小怪的。快，这是打仗，一分钟也含糊不得。”

儿子赶忙挑起水桶，眼里含着委屈的泪水。站长有些过意不去，悄声地对李林说：“这大车，哪点都好，就是对伙计太严厉了。”

李林点点头：“这是他儿子。”不大的声响，在站长的心中引起了震动，他猛然脱下自己的衣服，要给鲁东浩披上，可是鲁东浩早挑起水桶往河沿去了。只见他蹒跚着脚步，身上一滴滴水溅了一道。站长望着他的身影，心里开了锅，

他抓起一只桶，挥着手鼓动着大家：“加把劲呀，人家父子俩这么个拼法，咱们也得跟上。”

人们谁也没有再说什么，昂扬的人群一个个飞上斜梯，哗哗的水声，在水柜里溅着浪朵。鲁东浩从那湿淋淋的兜里又甩出了怀表，他乐了，站停二十五分钟，正点开车问题不大啦……

三

鲁东浩的身子，在司机室里冒着腾腾的热气。半湿不干的衣服，象箍在了身上，膀头上，沉甸甸、酸溜溜的，直往他骨缝里钻，心里钻。他咬着牙，将大半个身子探出了窗外，哐哒、哐哒的车轮声和远处不断出现的枪炮声，造成了征途上的一种特殊气氛。他大开着汽门，窗外扑来的春风使他很惬意，也减去了他身上的许多痛楚。他就是这么个人嘛，一跑起车来，整个的心都象坠在了车上，其余的一切扰乱不了他。

这里，亚热带的二月，已是相当温暖了，借着微明的夜色，山峦到处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望着身边起伏飞舞的山峦，澎湃奔腾的河水，鲁东浩激动的心沸腾起来了，就同一位冲锋陷阵的战士，即将要献身于一场激烈的战斗一样，心中充满了渴望。是啊，这样一幅大好的河山，如今却不时遭受到越寇的侵略和蚕食，怎不使人义愤填膺？立刻，沿线上那些工人、家属被越寇打死的惨景；一列列火车被炸的惨景，涌现在他的眼前，他又想到老伴病重的原因……心里简直要喷出火来。渐渐的，他的愤怒的心绪又被一种自豪的情感所代替，是啊，能亲身参加这场捍卫祖国尊严的战斗，作为一个战士，是多么光荣啊！而且儿子也和自己在一起……

一想到儿子，他扭回脸来。在忽闪、忽闪的炉火中，瞅着儿子那瘦削的身影，不由得在心中对自己说，对儿子干嘛那么严厉。“沉住气嘛，劲匀着点使。”说着，他从座位上往里挪了挪，示意儿子靠点边儿，喘口气。如果这是在家里，他真想疼爱地拍儿子的肩膀。他自己也奇怪，在这样严肃、紧张的战斗场合，他对儿子的爱为什么这样深沉、强烈而又控制不住，他下意识地身旁的水壶里，倒出杯水来，递给了汗淋满面的儿子。

这时，转过一座山的峰口，来到了山脚下的一片开阔地，整个列车完全暴露在边境线上了，和列车平行相隔不过百米的南溪河，对岸就是越南。他立即加快了速度，闯过眼前这不安全的几公里。

火车没飞出多远，嗒嗒嗒，一阵清脆的机枪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不好，对岸开枪了。”鲁江喊了起来，话语刚落，又一梭子弹飞溅在司机室旁的四周。三个人的心，不由得一齐拉紧了。“啪啪”鲁江的心中有些发慌，又一次将铁锹撞上了炉门。鲁东浩显得十分镇静，冲着儿子说：“甭那么紧张，注意监视打枪方向。”

这时，河对岸闪出几个影影绰绰的身影。李林转过身来，就要去抓枪，枪还未抓到手，嗒嗒嗒又一梭子弹打在了司机室下的总风缸上。立刻，漏泄处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尖啸，司机室里的风表指针一下子降了下来。鲁东浩的心提到了半空，他清楚目前的危险，如果不及时排除故障，瞬间，风缸的风就会泄完，机车无法制动，而终点站离这里不过十几公里，闯过眼前的大坡道就是一直的大下坡，到时候摆不住闸，整个人车都会颠覆，甚至会滚进河里去。

鲁东浩只觉得根根头发都直立起来，这样棘手的事儿，还是他生平第一次碰上。腾地，他从座位上站起来，顾不得

想的太多了，立刻扑向车门口，将身子蹲了下来，一只脚踏住了车梯，侧歪着大半个身子；一只手把手把杆，另一只手使劲地捂住了风缸的漏泄处。同时，冲着司机室大声地命令着：“小李，快过来接替我驾驶机车。大江，你一面烧火，一面掩护小李。”他的话语刚落，嗒嗒嗒一梭子弹响过，鲁江猛地发现，爸爸的身体急剧地向前倾斜了一下，险些栽倒下去。头上的帽子嗖地飞卷到列车下。鲁江慌了，上前一把抱住了爸爸：“爸爸！……”列车正在闯坡，火车头发出粗重的喘气声，汽压表的指针明显地下降着，列车的速度缓了下来。猛地，鲁东浩转过脸来，声音严厉而又颤抖地说：“坚守岗位！注意汽水！”说完，整个的身子向前扑去，好象将浑身的力量都压在了风缸上。鲁江听到了爸爸的命令，犹豫了一下，但马上坚定地回答了一声：“是！”转过身拉开了锹架，嚓、嚓、嚓，随着炉门的一闪一合，熊熊的火焰催着汽压表的指针飞升。列车倔强的象一头愤怒的雄狮，呼啸着，直向高坡闯去。

列车冲过封锁线，安全地进了站。副司机李林兴奋地从司机座上跳下来，兴奋地喊：“鲁师傅，我们胜利了。”可奇怪的是，没有鲁师傅的回音。他愣住了。鲁江好象意识到了什么，急忙扑向爸爸的身旁，只见爸爸的一只手，仍旧死死地攥着手把杆，大半个身子，几乎是贴在了风缸上。风缸的四周，闪着隐隐的血迹。鲁江有些心慌了：“爸爸！爸爸！”他呼唤着。李林也急忙过来，和他一起松开了鲁东浩的手。手是冰凉的，身上也是冰凉的，灯光下他的脸色象一张纸，十分苍白，紧闭着双眼，嘴角挂着一丝微微的笑意，他的前胸浸透一大片血迹。鲁江疯狂地摇晃着爸爸的手臂：“爸爸，爸爸，你醒醒呀，列车进站了！”他的心几乎要蹦出来，他有一肚子话要和爸爸说啊！爸爸没有回答，猛然，

他觉得爸爸的心仍在跳动。嘀嗒、嘀嗒……他扑上前去听，啊，那不是爸爸的心在跳，是上衣兜里那块沾着血渍的怀表。他赶忙伸手取了出来，连同怀表后面的那本浸满了血迹的司机手帐，他的整个身心颤抖着，将怀表托在了手掌上。这时表针正指向三点。突然，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动得机车激烈地抖动着，千万道红光划亮了深邃的天空，照亮了大地。我们的炮群发出了神圣的怒吼，千万颗复仇的炮弹倾泻在敌人的阵地上，伟大的还击战开始了。

鲁江借着炮火的红光，翻开了爸爸的司机手帐。在那浸血的手帐里夹着的是司机驾驶证，顶上贴着一张爸爸的照片：阔阔的脸盘，深邃的双目，嘴角现出一丝庄严的微笑，下面写着——姓名：鲁东浩；职名：指导司机；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年龄：五十岁。鲁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猛地端起了那枝半自动步枪，向着南溪河对岸哒哒哒地射出了一梭梭愤怒的子弹。这清脆的枪声，和那巨炮的轰鸣，汇成了一个声音，使敌人听了闻声丧胆。